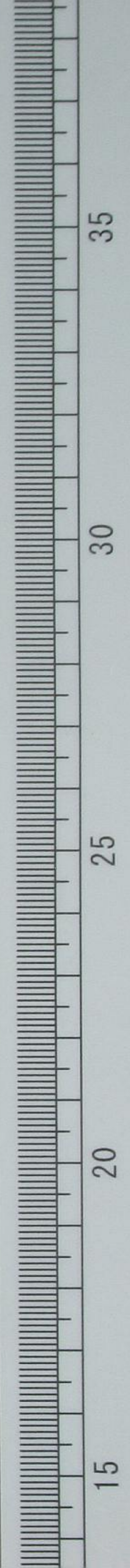


春樵隱士家稿

帆載斜陽集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23
12



文庫 11
A 1123
12

柳田泉文庫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二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二

湖西

琴希聲廷調著

男 更改 張絃玉佩錄

帆載斜陽集下

琵琶湖志序

琵琶湖天下之大水也江之為州古名為澹海後名為近江皆取于湖而名之以湖之渺渺茫茫如江如海也俗傳古昔江之地拔而為湖同時駿之富嶽突出焉蓋自有天地以來有此湖而有彼嶽何為有其拔于此而

帆載斜陽集下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二

出於彼之怪異耶雖然天下之大水莫若此湖天下之
大山亦莫若彼嶽則大嶽與大湖易地皆同俗諺之所
傳其言太怪異而其理則或有之又湖之名琵琶不知
其誰命之今按圖湖之形狀南之細而長北之張而大
其為首尾如斯真為琵琶全槽不亦天下之一大琵琶
乎一州十有二郡環湖布置而屬琵琶之首者為滋賀
為栗田為野洲屬琵琶之尾及中腹前後者為其為其
而其最大而多勝跡者滋賀也爰稽
本朝之古我滋賀之有帝跡所謂

近江朝是也後世稱
滋賀朝而有平薩州詠漣漪山櫻之國風則其稱滋賀
亦畧古矣謹惟延曆十三年遷都于葛野以來
弘仁帝泛大湖之御製暨名卿碩士之詩詠千年久長
與湖山相光輝焉神廟寺觀之古雅山姿水態之明媚
較之他郡則為最勝地故湖中之擇八勝亦率在我滋
賀而已東有參嶽鏡山之並立西有比叡比良諸嶽之
巉險壁立北則空濶如海自南望之渺渺然茫茫然三
嶼山一白石巖隱見于雲間而為琵琶腹中之景物若

夫膽賤之二嶽屬琵琶之尻尾聳立湖之極北焉凡北
郡之諸勝未遇韻人而沒沒無聞者亦不為不多天下
之人聞其名而莫能至者衆矣即土著人之能至者百
難得一二予嘗憾焉宗耆木村翁世住湖西堅田浦老
謝家務專嗜墳籍其志欲攷州之地理迹湖之勝槩徵
之于古而傳之于後世是為老後之所樂每登高望遠
測量山川之形便疆理郡邑之廣狹有暇則治舟楫費
數日巡覽湖之涯際於是乎諸山川諸郡邑諸神廟諸
寺觀諸人物諸土宜悉皆網羅其細大而猶慮有疎漏

之愆訪之舊聞參之新得又古今來詩賦歌詠之涉乎
一州一湖者上問之文粹暨文華秀麗等諸集下迨當
今現在人之諸篇什亦皆登載而不遺總計得一百十六
卷名曰琵琶湖志既成徵序于予予亦家住叡嶽之麓

近江朝奉

勅世掌嶽廟之祭祀千有餘年于茲其間以國風歌詠
有名于世者指不堪摟至予獨好文墨讀海外書一旦
挂冠出嶽棲止輦轂之下而猶不能夢忘湖山願撰一
湖志做海外所謂西湖志之體式而未有所編纂已被

翁先編纂矣翁之所編纂國字也國文也雖示之于童
蒙皆能解之便於乎之撰之飾文墨焉因惟欲微顰于
西湖予之所以黨海外而不足以當翁之一喙何則西
湖污瀆池也此湖天下之大水也以大倣小豈有此理
此湖之渺渺茫茫自有天地以來應如斯渺渺茫茫自
有此湖以來之事跡亦是渺渺茫茫舊無可攷翁也編
之纂之筆之梓之欲公之于渺渺茫茫之天下欲傳之
于渺渺茫茫之後世吁其所志亦與湖俱大哉

補氏歸釋系譜序

古來忠臣烈士之歿而無後者皆由其死義殉節而不
顧子孫也其名則在竹帛之上與日月河嶽俱永久而
其跡則煙消露滅泯然不復可問不亦悲乎縱令葺之
祠而祭焉建之碑而吊焉孰若有其子其孫而世世相
續焉徃昔

南北朝爭正閏楠氏三代之勤王矯矯忠烈邁越古今
其父子一節以死報國至於其宗黨疏族亦皆力戰而
死獨次子正儀不知其末路何如而歿也論世者以謂
至其不能保河內宜死而不死有所不同父兄可惜也

水史明載其降于足利義滿又曰不知所終或著外史曰卒于弘和二年而不詳其所終蓋史乘散佚不可考信歟如今問二楠之跡一祠于攝之湊川一碑于河之四條畷皆足取其信焉而一楠之後死莫知其所葬處者獨何歟爰有本願宗派之寺院在浪華城曰定專坊公妻實子血脉相續焉相傳開基實為左馬頭楠公閱其系譜曰正平七年王師攻北京公為先鋒討賊有功方其陣于鳥羽光明寺有僧正覺者勸公歸釋公謁本願寺善如上人為弟子法諱曰定專梵妻為田原氏

嫡男多聞丸亦削髮同歸諱曰淨專為二世法嗣始住于光明寺後營一字于攝之草苧三番村曰西光寺附屬本願宗派天文元年山科本刹燒亡以後證如上人定本刹于浪華城於是自三番村徙住浪華以開基法諱為寺號又以徙自三番故曰三番定專坊云由之視之豈得非公之所終明在三番村哉嗚呼楠氏三代與皇統三朝相為終始也南朝已衰而楠氏亦衰至力竭勢窮萬不可為之時而歸釋也必矣既有歸釋亦何降賊之有既有此寺院不可謂不知所終也水史之

所載固寃矣世之謂宜死而不死亦過矣以予視之楠
氏三代之所為各有其道焉初代之死宜未死而死急
於潔已實為可惜焉二代之死宜死而死忠孝兩全實
為可憫焉獨至三代之不死則不怪其不能死實為有
深慮焉竊惟父兄之死各一道也一弟之不死亦一道
也無父兄之死無以勵一弟之不死有一弟之不死亦
足謝父兄之死變而通之其道在勝敗進退之外不在
全其身在謀其子孫所為太巧而所見甚達也但其歸
釋當時勇士之常固不足怪之由儒術之未闢萬里小

路藤房兒鳴高德等亦然雖然歸釋滅後何益之有公
之歸釋有此寺而有此血脉有其子孫而不忘其祖緇
素雖異而理則一致况南入其任皇統於無窮則楠氏亦
神器還洛無復正閏之列傳皇統於無窮則楠氏亦
從而傳子孫於後代其誰曰不可宜建碑以誌公之所
終也前此明人朱之瑜筆于湊川碑先師源君績亦筆
于四條殿碑予雖不敏願得筆于三番村碑以並垂不
朽也姑序此系譜以付現住持某俾世知潮流尋源焉

湯遊詩草序

疇昔小畑詩山之在京為兒改弦在襁褓之時詩山業醫而好詩屢出入予門視兒匍匐予前撫愛而懷抱之今以兒年考之為二十年前之事也其人性急才敏言語喧噪突突逼人使人應答無暇矣一辭京後斷無音問不知其所之不知其所在又不知其存止也今茲天保戊子夏突如而入京叙舊予問多年在何處則曰漫游六十餘州在東在西在南又北到處研窮醫事了近在江戶刻所著醫書各種又有漫游中所獲之詩稿若干卷不日將刻之乃出而示予重曰不遠千里而來為

乞此稿序宜立筆之勿遲遲也予以謂其性之急其語之噪依舊而然二十年餘棄予而不顧何為亦復慕予苟求序而已東土諸英才不乏其人而今東來西上豈唯為求一序之故哉竊察其語言伺其志意似有欲以予為階求醫位于我王殿者因侍讀之次薦之于大王殿下殿下好詩親覽其稿愛其為詩醫徵充醫員賜以法橋位又從而命希聲撰之序則予豈得已乎隨即提筆曰夫人誰不好遊遊必得詩詩以紀遊又誰不謂之樂事而實未盡然也世之漫游者徃徃以不能家

居坐食之故不得已而湯游也霜途塵旅水宿風餐可樂之日少而可苦之日太多探奇攬勝題詩綴文心專售技意急糊口豈皆為真樂事已耶如詩山之好游詩以紀遊則予知其樂而為之者何哉蓋業醫而好詩也其性急其才敏而手長把七脚輕跋涉使其家居業醫尚且將奔波飛翔救濟無休也然則湯游六十餘州不異其家居業醫者方其醫之行手忙脚忙之時其詩之迸湧流溢於喉嚨唇吻間予無怪其然六十餘州之奇遍天地間之勝豎探之于長崎于松前橫攬之于紀勢

于賀越無所之而不探又無所在而不攬詩囊與藥囊盈滿而歸始起家于江戶今解褐于都門可謂安身立命于東西南北之中央者蓋二十年間之功業也予二十年餘不相見而今乍見拭目如此當年為詩山所懷抱之兒年已過弱冠予敬承王命撰之序言令改弦書而與之

募建太宰府廟學疏

筑紫之為野有太宰府之名而其實跡無復有存者都府樓亦廢為丘墟者邈矣可想古之巍峩也可歎今

中載余陰集一
寂寥也而今太宰府之名獨屬管神聖廟人猶口太宰
府不置則跡之難尋者亦有待聖廟而世其名而已按
天平勝寶六年吉備公任太宰太貳之日建學業院于
都府樓之東偏又為遣唐使齋弘文館所祀之孔聖及
顏閔二賢銅像而歸釋奠于此事詳于筑紫續風土記
蓋都府樓廢頽之後諸古寶器多歸移管廟方今神庫
所藏之一聖二賢像為學業院之所祀也必矣且夫管
公為我邦之儒祖神也儒祖之所廟食豈可無祭祀聖
像乎又不可無儒學校也延壽王院信全僧都為管原

家公子奉

勅入釋門為廟之司務別當職篤志好學自以謂奉祀
神廟者不可無學問也神之好學宜講經學盛文物以
謀報恩豈唯朝夕供香火而已耶以是發願建學校於
廟之西北同志輔助者四人有朝陽某高原某藤田某
高山某不日將經營焉今茲丙午之夏僧都有事于
朝廷自筑紫入京師訪予語斯舉屬予一疏以為十方
勸窺其志意甚厚其發願寔可感也且夫釋氏而重儒
教固為世所希觀予輩儒者亦豈可不隨喜耶謹惟

皇朝自古重釋教管公之為聖德其學術以儒與釋合之於神道遂見神通自在之靈驗薩天錫之所謂無常說法現神通是也千里飛行之梅花一夜影向之松樹豈皆偶然耶蓋神釋二教雖與吾儒異至其大處又未嘗不同故釋氏之仰管公以為觀世音之化身吾儒推尊之以為我東方之一聖人今也

朝廷之所尊重億兆之所歸敬而祠廟之在宇內者大小不可勝記也但其在筑紫視他處最為古最為靈以最靈最古之神而祀之于最野最鄙之地煥乎廟貌千

年如在於國侯亦肅然加禮而罔敢隕越者所以專敬最初根源之聖跡也又惟我東方之有聖無異乎海外之有聖若夫陳蔡之厄雖彼孔聖其所未免與我筑紫遷謫之事跡大畧相似而君子固窮之理亦何有彼此大小之別耶或曰京師北野神廟配食孔聖故謂之聖廟以予論之雖無配孔而宜稱聖廟也移祀北野為追遠之別廟祀在太宰府謂之慎終之原廟而可也苟配以他聖賓主混雜固非所以主祀我聖也雖然彼聖之為道為我聖之所祖述憲章則有其靈像而不祀之亦

中載餘陰集
恐為神慮之所不自安也。僧都之欲別設廟學以安置三靈像，其見與予見相同焉。予亦以謂雖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苟任事神之職，不可不度神慮之所在也。斯舉有三忠勤焉：祭聖祀賢，神慮之所安，不贊而無疑矣。教以孝悌忠信，啓迪後世之學者，有以盛斯文，亦應為神慮之所樂。則廟學之設，第一忠勤乎。儒祖神也，續絕興廢，學業院之陳跡，歷千百世而再發，講誦唔咿之聲，萬里海外之靈像，重值俎豆禮容之陳設，是其忠乎。吉備公亦不可謂無勤也。經營漸成，遍聚道德文行之士，備

之師資，使野鄙下邑之子弟肄業進學，上國風教之所難及，不待木鐸而自然浴其化焉。亦將有大忠勤乎。朝廷與國侯也，唯其敦匠事，廣廈千萬間，基而堂之礎，而柱之費用浩繁，豈纒同志輔助者，四人而已可也。請天下四方好學讀書之士，以歸敬聖廟之心，充僧都募勸之悲願焉。予今日此一篇之文字，卽是上聖廟之一瓣香也。亦當代僧都持鉢行乞之一巡而已。

茶田書屋記

茶田書屋在伯之逢阪驛，為橋井得中讀書處也。予未

得游伯其勝槩則不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知之則不可得而記之也而今得而記之者因得中好讀書且為予自告其家號之來歷也得中於茲歲辛丑夏自伯來京袖自作記文一篇示予曰家之相續驛中昉于尼子氏領伯之日至予五世業農桑家號茶屋邦俗王侯之所旅舍謂之茶屋蓋當時以尼子氏按部旅舍予家故號茶屋者歟然則世呼做茶屋可謂村驛之榮稱也然而村側路傍煮茶待客之店亦謂之茶屋花街柳巷賣酒畜妓之樓亦謂之茶屋則似可為賤稱也先世某嫌

其榮賤易混不單稱茶別加箇田字呼做茶田屋者蓋八九十年所矣予頃日屋背構一屋前臨清流植佳木移奇石以為朝夕讀書之處匾曰茶田書屋茲記文是其大畧也先生其為予記之予讀其文始知其為讀書作文之人予亦好作文得中之所同好至此故不讓作之記何以不知其勝槩相辭之為夫號茶屋予無以是賤其家又號茶田屋予無以是榮其家但號茶田書屋予始有以是榮其人也所榮非他榮加箇書字也加箇書字非有讀書之人不能加之也且夫人無讀書則不

能作文不能作文則讀積萬卷而無其榮華無其榮華則與尋常農商無辨也得中置身於其驛讀書於其屋斐然成章則何榮華如之試問先得中而當家者世有其人乎否竊惟其先世之人以為諸侯所旅舍之舊閱自榮其名族或農桑足代祿秩自以為身類小諸侯則富潤其屋者應有其人恐未曾有讀書作文以華其家鄉如得中者也予所願自今以後傳箇讀書種子令子子孫孫斐然成章則豈唯華其家鄉而已不得不飛榮於關山千里是讀書作文之大功業也予於其乞記不

知其勝槩之可得而記姑書其踞書屋之故與得中之所同好之事而付之

對嶽樓記

樓對何嶽肥之雲仙嶽是也人誰對嶽天草鳴中對嶽樓主人永厚義是也厚義好文之士倚樓對嶽仰而拜之歡而待之蓋其心似以嶽充樓之賓客者既以嶽為賓客將其以何供焉莫若詩與文也厚義之為嶽周旋不唯自詩之文之而已亦能謀令天下之人詩之文之以為樓之光輝其身不離其鳴釣詩弋文得縮遠自在

亦猶坐而致天下之文士以充樓之賓客者雖不見其人而其文不在於茲乎先是行路文士之渡海到鳴必賓之于樓必乞其所作又嘗有自作記勿論馮大嶽捕天之形勢凡樓之左右遠近諸所有之漁浦農村鳴嶼洲渚之景勝或至寬永年間耶蘇嘯聚之事跡悉皆寫取而不遺傳示之于天下有名之士乃至不知阿誰之人以備釣弋詩文之招牌於是乎肥筑豐薩人某某或乍浦舶來人某某皆既詩之文之在上國則京攝及勢陽人某某在關東則江戶人某某信陽人上毛人及陸

奧人某某亦既詩之文之其為嶽周旋無所不至也如予則昨在崎陽日价嶋人梅村某乞寄題之詩客中既償責了今又寄書與自作記乞予記之懇懇告以隴頭望蜀之意因以謂厚義自為主以嶽充賓一賓一主隔海相對而嶽之為賓頰首雲之中間人之為主仰戴海之一隅嶽有南面之尊而人則北面為臣賓主坐位如斯誰不怪其天地懸隔乎以予精細判之樓之為主厚義也景之為主嶽也以厚義為主則天下之為一樓詩之文之者皆為主中之賓也景之為主非所謂主中之

主不過為賓中之主也除一嶽之外諸所有之漁浦也
農村也嶋嶼也洲渚也皆謂之賓中之賓而可也為其
主而自詩之文之不棄其賓之又賓者是厚義之所以
為厚義也只是天下之詩之文之者苟做輦其招牌恐
多雷同重複之語或至有喧客奪主之病一輕一重一
詳一畧作文之法也予則要重于主輕于賓不要馬及
嶽外諸所未曾見之景勝且夫寬永左道之談昇平
第一之所禁可畧也不可詳也但箇大嶽嘗從肥之道
中一望之峯巒嶄削突兀雲表文法家所謂橫雲斷嶺

之竒現在焉是予之所以昨已詩之今又文之也嗚呼
西望海杳不及再詳嶽之面目約畧下筆固不足為樓
之光輝豈有意列天下之諸詩文人群譁之賓席耶聊
酬主人遐慕懇乞之意而已

養素齋記

帛之潔白無染謂之素練可以染黃可以染黑是墨子
之所以悲練絲也人之潔白無假飾亦謂之質素君子
自養之道不過有所慎守而無所沾染易所謂素履往
无咎是也越後新潟之人某以養素二字為齋號謀余

中章余隱集下
題言余未識其人而先竒新滬有其人矣夫新滬腴脂
村也可謂迷香窟也八千八水朝海之處而為八百八
孀之淵藪也孀者何土人稱妓之老者為孀所謂度婆
也八百八畧舉其大數也市街比戶十之八九為妓院
路柳牆花布滿一鄉家家以多生女子為榮女子生則
迭相賀曰得錢樹子女子生而皆自分為妓其父母亦
不以為耻年自十有三至六十前後皆賣姦糊口是
其土習也雖有八千八水之流而不得一洗其不潔諸
州諸舫之所輻湊繁花無比四方商客與無賴忘八為

伍沈溺酒色歌吹舞蹈不絕於晝夜孰有復質素潔白
不染其穢濁者乎聞養素齋實在花柳中間而欲無忘
養素二字緬惟其人自養之道有所慎守而不染其可
染獨潔其身非新滬一般人物也必矣夫人苟潔其已
以進不得不與其潔又何辭題一言其友僧雷柱留學
在都為其人請之

嫁竹記

予愛竹題詩曰平生撫汝憐如子又喜今年舉幾孫是
愛竹以為子或孫之謂也齋前之所植類年繁茂苟有

乞者分與令植之而所植之家不勤撫育不勤澆洗則
難妍且潔恐令韻者不韻因分之必擇其人而後與之
其心不異以子妻之如擇婿者然昔年偶爲稻有奇呀
乞有奇韻友也予喜而分之樂而與之以爲之子于歸
得賢女婿乃賦嫁竹吟一篇以代其粧奩有奇娶竹入
庭中撫育澆洗不待童僕之手自以爲事業自根迨稍
洗翳允塞去塵拾芥汲井而灑之把帚而掃之不令蛛
絲網枝不令蟻跗攀竿朝暮用意精細擦摩要令之子
妍倍潔其痴愛不憚勞手殆似粧飾之子做了掃眉郎

掃眉了則讀書其下翠陰如滴几案筆硯鬢眉衣服皆
作碧綠色予每戲語人曰稻家之竹我女子之所嫁也
於是人聞知其美或往而看之有奇值有韻客拉之其
下置酒酌對客去則獨坐卧其下令妻妾避而不在側
只與之子相親睦以爲不可一日無之子其承寵如斯
予亦爲竹之老舅每問婿家平安而不一日見荀之
叢生大歡喜曰又舉幾孫矣有奇擇其竿直節奇者爲
予製杖見贈予名之曰女孫不亦嫁竹之慶事乎先是
韻客之會飲竹下可稱七賢六逸者經年月間過半歸

泉只有奇與予至今不易鵬詠無恙猶如竹之不改色不可不賀也凡天下世間多好植竹分而與之乞而移之固交游之常事不足為奇又古來以此君二字而寵之人人皆然予思其陳言新稱之子而謂之干歸者一家言也古人有以梅鶴為妻子之事今又得以竹為妻之人差似繩武以予論之妻梅在暫時花開之日不可備終歲之用未若與虛心貞節永年無事物締姻也因作斯記以贈之于有奇

嵐峽彈琴記

琴韻具也解韻者宜避喧也避喧者莫若擇勝境也予家藏成化年製琴樂與韻友俱彈之又樂擇勝境而携之痛思為俗手所弄也善琴雪堂老道人傲居浪華諳東明越禪師所傳之彈法以禪師為伎祖禪師沒一百五十年于茲秋季念九日值其諱辰會集琴徒追薦操絃焉先是屢寄書請予載家琴而下澱河其意欲供養明琴于禪師也迨期京師之琴客將有浪華之行予獨將下而不果竊謂非所以避喧也聞道人之所廬在澱河流盡處流之盡處為渚為滙滙之涯畔塵必合聚焉

濁必填積焉况浪華之繁昌其地必爲喧囂其人必多
俗客此豈爲怡悅於琴事之勝境耶苟要講琴事何爲
不謀其所以避喧耶禪師明僧也家琴明物也明物以
供養明僧所以祭以其物也只須結韻友擇勝境是爲
第一義予將再謀焉既而道人踰月入京社裏數子皆
是予首唱踴躍謀事改卜冬初念九日擇大悲閣以爲
供養場是日各爾齋琴行入龜嵐峽中茲境古來得名
四時常佳目之所睹堪慰心顏脚之所步至忘蹙蹙恍
閣徒倚巖壑絕竒木落葉缺聲影寂寥除猿啼鹿走之

外又無有它事也地自得避喧之妙境人自會忘俗之
韻流不可無琴事也乃一几一爐設之於禪師之影前
道人自主而焚香先鼓以調絃入弄麋鼓幽澗泉社侶
從而鼓者亦各以其得意之數曲皆覺絃與聲應情因
境生襟懷如洗神竟俱韻豈知絃外別有天然之松籟
哉道人於是乎琴興大發遂洩平生所秘密之漁樵問
答八闋漁之高唱樵之低酬仙音冷冷彼此互相呼應
實不異有問答於泉石之間之人曲未終聽者恍惚疑
惑此間人迹之所罕漁者釣何蘆岸樵者薪何巖谷何

為親聞有其人而發其聲音耶無不傾耳閉目感聽嘿
歎也少焉琴罷音希則高山流水自若而無復有一人
之聲欬于閣邊一座間冷如夢醒始知秘曲之所妙道
人手鍊之所致自然令人妄想如斯矣因惟有斯琴而
有斯手鼓之于斯勝境以供養伎祖之靈位較之前日
追薦于澗河為渚為滙之處者其所饗伎祖孰多耶即
呼醒其大夢于今日必以為伎孫等善繼社侶人人亦
安有憾焉者乎同游操絃四人為其主者道人也次之
者為拈囊子大眼崖子渠陽及予隨喜來聽者二人為

南陽僧正義天及源子佛山有病不來者一人為岡子
松園以醫行無暇不來者二人為宇子崑臺及野子繁
山

拈囊說 贈僧大眼

囊拈何囊拈琴囊也以囊盛琴結拈其口挂之於無絃
菴之壁有時一緡之而彈之彈了又拈了是為予事業
也善琴大眼師乞予撰其別號予為指壁琴垂示曰宜
稱拈囊道人也師不滿其意曰拈囊屬君事也非我事
也我之好琴無日不玩之無時不彈之常緡而在側何

為常括而挂之耶予冷嘲之曰師知其繙而不知其括是為慧於琴音而昧於琴理者琴理畜於括中琴音發於繙外一囊之壁琴其妙在彈與不彈之外雖無其音而有其理而天下之琴古今之琴莫有妙於此琴者此豈可以聲音指彈求之耶若夫師之所彈其聲音之微妙固可感聽也然當其彈絃勾挑之時但覺一氣之暗助其妙者之不足問何物之不足曰所不足者文墨之氣而已古人所謂忌腹無墨者是也予嘗解其理而寄其琴於文墨當其括囊之暇必先讀古之所有詩書周

易禮記春秋等之文字以畜之文墨當其繙囊之時始能受天下之所有山川草木風雲月露等之聲光以助之勾挑則琴自有文墨文墨亦自有琴莫有所不足於其中者予惜師之繙而不括將喻予之前括而後繙之琴理使師之所不足無復不足焉因作此說以贈之

聞鹿說

暮秋愛聞鹿鳴國風者流以為耳食妙品不唯國風者流而已予輩詩人亦聞其鳴以遣閑情實為可愛之聲也予嘗徧索之于西土詩人不見有愛其聲者三百篇

中之詠鹿鳴固非愛其呦呦而詠之也迨唐宋詩人之詠鹿曰只有麇麇跡或曰鹿歸雲有跡但認鹿跡之有無而似不知鹿鳴之清幽何爲有見其跡而無聞其聲耶顧西土之鹿將無鳴耶抑雖有鳴而有其聲之所不清耶予作臆解曰非鹿鳴之不清也人耳之不清也耳何爲不清因有腸之所不清也西人專嗜獸味鹿也猪也皆食品也猶如東人之有鯉鯽也予輩湖人每思湖味忽聞巨鱗跳月之聲將問爲鯉耶爲鯽耶忽聞漁人撒網之聲將問舉何鱗耶獲幾鱗耶是無他聞其聲而

思其鱗非不聞其聲其所將問在鱗而不在聲也西人之聞鹿鳴恐應似予輩之聞跳月撒網也不聞其有聲而見其有跡蓋心在口腹而茅塞其耳者歟若夫秦宮漢苑宜春華林濯濯成群與魚鼈同伍有時得君王之顧眄寃歸庖人之割烹雖爲至貴人暫飼供之目食遂殺貪其血食孰非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之徒亦何爲耳食而愛之東人則不然非至鄙者不思獸味以爲不潔物也諸貴族搢紳先生愛呦呦之清且幽謂之呼友謂之戀妻以入國風題咏自古至今人則知鹿鳴之可

愛也予輩雖鄙人而食性染國習斷然不思食之所謂
肉食者鄙四字姑相借以醜腸胃之不清者矣至愛其
吻吻則不異國風者流每秋宿山野以待吻吻之入耳
而其入耳也宜遠入而不宜近入聞之如有聽之如無
有無疑似如同墜葉入風天籟渡峯斯鹿鳴妙矣今茲
秋九月携諸子出游打鮮于桂河漁家吟酌閑暢不覺
斜陽影淒松尾山在咫尺遙待一聲之消息耳

書家自在小引

左顧斯冊右揮其毫此為書家大自在也書家平生多

未記憶之古語奇句未揮一毫之先已有顧備百毫之
語句拔萃滿冊請善書諸才人花晨月夕宜袖斯冊藉
一顧以備百揮則自在孰莫便焉若余不善書恒閑却
顧揮之手眼只好左持巨杯右擘大蟬傍觀其落墨耳

題興於詩三大字後

琉球向永昌泊船于種子嶋嶋吏平世伯藏予挂冠集
出而示之永昌乞得而歸書此三巨字以贈予嶋人田
紫洲入都之次致之于予予覽其字脫胎于米海嶽頗
可觀焉聞尚為中山王姓永昌字朝郁為紫金大夫屢

使清朝又來役薩藩予從前輕視琉人而今知一叢土
之有文也

雲渦大冢翁墓誌銘

此爲雲渦大冢翁埋髯之墓翁諱弘字昌伯其學精易
與經濟其技兼詩與畫身材長大鬚髯如戟肥腹便便
酒量似海望之疑爲威武驍勇之好漢子就之而知其
爲溫溫恭人滿腹文墨之君子也伊勢雲津人三世業
醫中歲離父出鄉講業京攝以詩畫爲樂人皆竒其畫
予以詩與酒結交其豪壯濶綽之態與予塊磊鬱勃之

氣相合而互覺爽快矣既而西游于藝之廣陵于備之
玉浦讚之圓龜圓龜侯聞名厚聘而徵之辭而不就蓋
以其鄉有父在不願遠遊解褐也尋而彥根國老木俟
氏迎以充賓師以其近父母之國欣然趨歸不擇祿而
仕焉常云孔門諸賢猶能仕大夫我輩何慚之有辭國
侯而就國老不屬千乘而附百乘是我退一步法疑于
進而安于退豈敢係戀厚聘乎翁之謀進退如此迨住
彥根迎父于雲津孝養以禮焉後數年父死哭祭亦以
禮焉有兄弟八人皆先沒非因翁之慎終恐其父不得

其禮葬焉翁無嗣姪二人一為無賴一為病目俱難托
仕務先是越后水落紳寓予塾善詩屬文翁乞予以為
嗣予亦勸紳冒其姓焉於是翁得替人而為閒身遂再
遊玉浦以舊遊之地多知己也前年癸卯秋予赴崎陽
繫船玉浦一訪其起居酒量依舊腹倍便便不圖予揚
帆後有病而不起竟為永訣悲也夫生于天明癸卯端
午死于天保癸卯閏九月四日享年還曆紳在彥根聞
病馳到則已溘然承其遺囑葬於玉浦正授院又埋其
髯毛於彥根東光寺先父墓側樹碑誌此聊歸葬其平

生撚髯構思之精神而已所著有易象義及經濟五策
若夫詩與畫則世之所知也但讀此著書庶幾可知其
包藏易與經濟腹笥之肥大非尋常之酒囊飯袋也銘
曰
翁賣藥且授經醫家而儒士也既邱壑與詩酒得暢情
又養志也便便乎大腹笥比邊孝先無媿也著眼遜之
九四本因蘋視青紫也

住吉叔明墓銘

住吉叔明死其未死之前聞予四編家稿刻成遙寄書

物章余陽集下
乞贈致一本予托其同鄉正福寺得悟而致之得悟未
達之而叔明已死予聞其訃一慟欲絕乃令得悟奠列
本于其墓焉既而其弟四平入京代亡兄而謝之又乞
爲亡兄銘其墓按叔明諱襲別字千竹能登正院人屢
游京師善畫學于岡本豐彦善詩始學于賴子成後入
予社子成與予異流豐彦有故不與予相親睦爲其弟
子而又爲予弟子蓋好詩之深其眼別有所見于予詩
而然歟盡則予之所不解詩則予之所樂與之共言而
社裏豈易得此輩人乎又聞善國風亦予之所不解然

見其精於詩而知於國風亦當不尋常矣寔爲風流才
子温厚人物也惜哉天慳其壽年僅三十六而死予於
能登人舊識得悟尋而識叔明除二人之外無復有知
已雖有乍來乍見者不足舉而稱之也今失一知己于
天涯無由往而吊之只是疇昔與予周旋之事在目而
不忘乞拙刻牘亦在樊篋出而讀之讀而哀之其書懇
懇渴仰予詩而不已蓋生前渴仰而乞之不得一見之
而死則何為得不奠之于墓乎夜臺如有識則冀饗斯
籩豆自今以後五編六編之稿每其刻成必將致之是

予之所以祀叔明也生日為文化丁卯二月十五日死
日為天保壬寅十月九日華以誌石焉銘曰

豈唯後素言志永言華才是華性質是溫茲見其弟倍
哭其昆乃銘斯墓了未了因嗟我北望失眠中人水流
花落時維暮春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二終

題帆載斜陽集後

春樵琴先生能文之名儒也而不欲以儒自居非不欲
也不為也所以不為者何有所獨為是也所以獨為是
者何自五經四書以至于諸子百家無不文者然而五
經四書之外人各筆其舌墨其唇而曰吾能為脩辭吾
能為達意自己以為文自己以為文者自己固信之而
人或以為不文人以為文者人固信之而自己或以為
不文人已以為文者人已固信之而眾人或以為不文
豈唯人已眾人以為不文哉已今日自以為文者已明

日自以為不文已今年自以為文者已明年自以為不
文古往今來盈天地間滿世界內比比皆然從千百世
之上至于千百世之下皆信之而以為文者五經四書
文是而已矣先生蓋有見于斯不為世儒之所為而以
獨是為其文其文之本于五經四書驟讀之則宏辭麗
句文彩葩流細繹之則義理深長和雅風厲夫世儒之
未嘗夢見者存焉雖躬以隱者遜其華胃儒名之間於
世者錚錚乎不可避之而掩之所謂雲中白鶴如同有
邴原于青州也頃其家稿六編成遠屬余跋尾余耄耄

言何所取先生能文之名儒也意恐不在余筆墨而唯
其耄耄所以有此屬也噫人固不可以無年不覺失笑
弘化丙午夏五月

北溟山人橋統撰時年八十三

帆載斜陽集刻成予讀之而想見先生西泛舟中之所
載焉夫舟帆之往來各有其所載焉惟先生舟中之所
載非詩筆而何耶又何為不曰載詩筆而曰載斜陽耶
斜陽謂日之斜影也謂天之雲物也先生泛在西海之
上坐在一帆之底其殆將追斜陽而西故曰載之耶雖
然舟帆人之所同乘也斜陽天之所同映也帆之映斜

陽人人所乘之舟中皆曰載之而可也何必另有一人所獨異而曰載之耶曰固有所獨異者所謂載詩筆也茫茫海上點點帆影其中豈無詩人之乘舟者耶不可謂斷無載詩之舟也而詩有美惡人有工拙先生之詩美且工載詩之如此恐他舟之所無而所以為有一人所獨異也先生年垂七十姑以日之斜景比之于身之晚暮不曰載詩筆而曰載斜陽借彼大物抒我人胸也然則曰載斜陽而非載斜陽不曰載詩筆而自載詩筆又從可知也已只其斜陽遙在西方攬先舟之所行舟

出浪華則西在須磨明石之浦邊舟離明石則定在播備或讚豫之山舟西則斜陽亦西三十六灘行將盡則定在赤馬關邊或鎮西諸嶽之巔是皆攬先舟之所行而然迨其到長碕則在大海之西更西而其所在不能知吳耶越耶先生之拄頰于此可以想見也已竊惟先生多年眷戀于長碕既到長碕而所載詩筆不知有叨何人之知集中有句云船商掃館帆皆發滿篋奇文出示誰則碕中之無人船商之不足語又可以知也噫果莫有其人無奈滿載之詩筆何勢不得不待知已于海

外而吳越之遠不可即莫可及則又不得不眷戀于斜陽也此集之名以斜陽豈其無謂乎豈其無謂乎

弘化丙午冬十二月

賀茂重龍撰

京城詞宗琴隱士曾棲嶽麓掌廟祀我洋秘響自神傳不許妄觸凡人耳一朝挂冠謝青雲高隱不嫌住塵市雖爾肩摩轂擊傍閑於鷗泛烟波裡達者處世真難窺十人八九只怪矣所娛一囊朱明琴所游高山又流水有人苟告山水竒遽然長嘯振衣起杖笠自在在地行仙乘興則行倦則止神祠佛閣古戰場探遍近畿州又里

去歲鼓勇赴碕陽渺茫海上托一葦播灘二九緩櫓遲防灘六六飛帆駛行到鎮西西更西山脉已斷海面偉此處此時須振才可知詞湧筆亦時天文人文均是靈化工祕蹟隨驅使只恨船商皆無文如是筆花誰回視往時探餘還時罄囊中所獲知有幾傾之檢之飽推敲竒詩雋文燦堆几如獺祭魚一一陳尚削蘆皮抽精髓撰及家稿第六編一家長處益倍蓰自謂西征賦遂初老來愉快真止此序者誰歟南洞公又使小僧跋冊尾甚哉琴翁嗜瘡痂狗也續貂頗不似輦轂之下文儒屯

錦腸繡口皆才子某唱韓蘇某袁甌築壇樹幟竟風靡
纔獲片言貴於珠有何機嫌姑舍是我原濫吹立法門
殆不為同侶所齒越俎倘讚儒家文祗恐招他內外訾
內外招訾我尚恐白圭微瑕人或指竊吐鄙衷辭再三
翁以為謙笑莞爾數回辭之還不恭胸中憤憤口悻悻
一宵夢寐恍惚中無端默識翁深旨翁為先著手眼人
曰唐曰宋忌摹擬水心之月鏡面花尋常理外推妙理
渾與時儒風馬牛利齒噉口何做彼舉我方外亦遊戲
我亦遊戲彫蟲技不敢拘古矧摹今冷暖自知獨自喜

巨眼竒見必在茲遠自北都及南鄙任渠冬烘萬人嘲
容我天涯一知己不覺狂喜裁是詩鳩舌聊鳴琴家美
士左僧月曉榮侃題

中華書局影印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48-13604

010190523174

